

红 军 鞋

我们来到大雪山下。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“神山”意思是说除了“神仙”就连鸟也飞不过去。还有的说 有年天旱，百姓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，事先没有吃斋，神仙一怒，把人都扣留下了，一个没下来。人们讲得有声有色 煞有其事 把我们弄得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。

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，军团首长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毛主席也说：“神山”不可怕 红军应该有志气 和神仙比一比，一定要翻过山去。这些话，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。

出发前，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，把脚保护好，而且特别强调，要认真执行。

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，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“量天尺”了。我把它解下来 用手掂量着 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。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，又在我的耳旁萦绕着：

送得哥哥前线去，
做双鞋子赠送你，
鞋上绣了七个字，
红军哥哥万万岁。

想起这首山歌，也就想到了我们离开中央根据地时的情形。那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，舍不得离开那里

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。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，知道我们要出发，一清早就抬着各样的慰劳品来送别。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，把一双‘红军鞋’塞给我。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，鞋帮上绣着‘慰劳红军战士’‘杀寇立功’的字句。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：“孩子，带上这双鞋吧！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，那就成了‘量天尺’了。地再广，山再高，你们也能把它‘量’完。”我看着老大爷，看着他手里的鞋子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从那以后，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，成为我最好的伴侣；在艰难困苦的时候，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，去消灭敌人。

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，我的脚负伤了。当时既没有医药，也没有担架，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，艰难地走着。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“量天尺”穿在脚上。鞋底软绵绵的，特别舒服。一穿上它，就想起了根据地人民的希望，也就忘了伤痛。不久伤口好了，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，舍不得再穿，就又把鞋包起来挂在腰上……。

打遵义，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。打得正有劲，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。仔细一看，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，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。要不是这双鞋，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。同志们见了，都替我高兴，说这真是“救命鞋”。没有负伤，我心里十分高兴。可也是很惋惜，因为鞋子被穿了个大窟窿。以后，我更加倍地爱惜它。

现在要过大雪山了，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，心里充满了力量。是的，红军的脚是“量天尺”。我们就是用这个“尺”从瑞金一步一步“量”到四川来的。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“量”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。

天朦朦亮，我们就开始爬山。朝上望望，只见云雾蒙蒙，绵

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，他们身上背着枪，头上戴军帽，显然是一支军队。是什么军队？说是敌人吧，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射击；是自己人？我们是前卫团，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。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。团长和我研究后，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，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，他们回答了，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。我们又叫人大声向他们喊话，因距离太远，对方听不见，我们只得战斗姿态向前推进。忽然山风送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，我们屏息细听，还是听不清楚字句。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。渐渐地，这声音越来越大了，仿佛听见是“我们是红军！”红军，真的是红军，我正在半信半疑，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，他边跑边喊：

“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！”

“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！”

与此同时，山上也传来了“我们是红四方面军”的清晰喊声。顿时，响起了一片欢呼，震得山谷抖动。万万想不到就在这个夹金山下，会见了我们日夜盼望着的亲人——红四方面军的同志！

我们蜂拥而下，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。二百多天，一万多里的征战，我们遭遇到的是敌人的层层堵击和想象不到的重重困难。此刻突然和另一红军主力，最亲密的同志会合了，我们怎能不激动！怎能不欢欣若狂！

我们欢呼着涌进达维村，四方面军的同志忙着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我们住。八十八师的首长立即来看我们，同战士们欢谈，还送给我们三十担粮食，做面葫芦慰劳我们。村头村尾的每一角落都有一群群的战士在愉快地交谈，互相询问情况。

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，对一、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，都是极大的鼓舞。当同志们相互一步了解到对方艰苦奋斗，英勇奋战的经历后，就更增加了革命的胜利信心。

晚上，我们在达维村的广场上开了一个会师联欢晚会。熊熊的篝火映红了天空，战士们脸上闪射出欢乐的光辉。在四川民歌、评书、兴国山歌……的间隙中，连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。这歌声，这欢呼声，不仅道出了红军战士心头欢腾的情绪，而且是一支雄伟的历史进行曲，它向全国人民宣布：红军的两大主力已汇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洪流。

当夜，团长王开湘同志和我睡在四方面军同志为我们准备好的床上。在漫长的征战途中，从来没有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睡过。然而，我们久久不能入睡。会师带来的欢乐情绪在我们心头奔腾起伏。后来我们干脆来个“长夜话”时而谈起经历过的惊涛骇浪，时而谈起革命的美好远景。……

次日，晨曦初露，我们即辞别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。八十八师的首长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发。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向懋功、毛儿盖继续前进。

（本文引自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作者江耀辉）

雪 山 散 记

渡过金沙江，又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，就到了雪山地区。

天气十分闷热，太阳像火似地烤着大地，我们仿佛是背着火炉在前进。汗，一个劲地往下流，把眼睛淹得生疼。鼻子、嘴都干的像要冒烟似的。路像“之”字形，左拐右拐地向上延伸。旁边那座半个月以前就看到的大雪山，现在显得更高大了。到了山脚下，向上望去，山顶高不可见，白皑皑的冰雪在夕阳的余辉里闪耀着刺目的光芒。据当地老乡说：这座山一上一下，要走七十多里路。

天黑以后，我们借着朦胧的月光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径向上爬去。队伍拉得很长，抬头看，头顶上有人，低眼瞅，脚底下也有人。战马在嘶叫，“啦啦队”在前呼后应。喊声歌声，震荡着草木丛生的山谷，发出欢乐的回响。同志们的情绪实在高，但都走不快，因为路太难走了，又看不清，不小心就有滑下去的危险。

我们艰难地走了一夜，直到天亮还没有到达山腰。前面传来休息的命令。我们在道旁停下来，吃了点炒面，又继续前进。

越向上走，山势越陡，小道儿几乎要笔立起来了。山路虽然经过前面部队的一番修补，但是骡马走来，仍然相当不便。道旁绝壁上悬着的石块，若不注意撞下来就有砸破脑袋的危

险。山涧里的水 湍急地向下倾泻着 溅起几尺高的白沫子 发出哗哗的吼声，真叫人胆寒。

将近中午，我们爬上半山腰。刚一拐弯，便见到两座高山，好像要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似的，把小道夹在中间。两边石壁上伸出几棵葱绿的青松，路旁青嫩的小草刚长了两寸高，几棵黄色的小花骄傲地随着温和的山风摆动。这里完全是一片春天的景色。可是在背阴的地方 微风徐来 凉爽宜人 又给人一种秋天的感觉，使人完全忘记了当时正是夏天。

又往上走两个小时，就好像进入了冬天。白皑皑的积雪，越来越厚。道路滑溜溜的，行动更困难了。走在我后面的一个贵州籍同志，由于年岁大，身体又弱，越走越喘，越走越吃力了。我顺手去接他的枪，副班长也赶上来要帮他拿背包，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，还是艰难地支撑着身子前进。

再向上走去，好几层雪冻在一起，差不多有两尺多厚。雪底下的水还是在哗哗地流着。山势更加陡峭，道路更加崎岖窄狭，要是一步走不稳滑下去，那就再没办法爬上来。草鞋早就被雪水浸透了，十个脚趾冻得又麻又木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也不知道是冷是热。

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。胸口上好像压着千斤重担，透不过气来，走几步就得喘半天。我后面那位贵州籍的同志，额头上的汗直流 看样子连往前爬的劲都没有了。不得已 就坐下来。指导员忙抢到的身旁，像慈祥的妈妈一样，把他的手架在自己的肩上 慢慢地把他扶起来 耐心地对他说：“同志！再坚持一会儿，过了雪山就是胜利！在这里，说什么也不能停呀！”

“我自己还能走！”那个同志轻轻地推开指导员的手 激动地说了一句，又摇摇晃晃地走着。

下午三点钟我们到达了山顶。大家多么高兴啊！

忽然西南方向涌起一块乌云，迅速挨着山头压过来，接着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。不一会又变成了鹅毛大雪。真是瞬息万变。我们身上的单军衣被浸透了，有的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。冷风一吹，把大家冻的上牙直打下牙。指导员和连长忙着叫大家打开被子，披在身上。

风好像故意和我们闹别扭似的，越刮越大。我们的脚陷在一尺多深的雪里，费老劲才能拔出来。被子被风吹鼓起来，像船上的帆篷，拖得我们来回直晃荡。我们几个人就互相搀扶着，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。

这时指导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。这简直比蜀道还难！”后边的小通信员不知把这句话听成个啥，就接着说：“指导员 我们不是已经上天了吗 咱们的脚早就站在云彩上面啦！”一句话，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雪终于停了。傍晚的太阳，紧贴着西边的山顶照过来。白雪闪耀着光芒，刺得眼睛都睁不开。

我们跨过山顶，开始下山了。我心想：下山了该省点劲了吧！谁知道下山并不比上山容易，身子总往下滑。前面一个战士稍有疏忽，一溜就是十几丈远。同志们正为他着急的时候，他却高兴地站在下面大声喊我们：“来 来 坐滑梯下来吧！”于是我们也学着 he 向山下滑去。

晚上，我们到底战胜了风雪，获得了全胜。全连没有一个掉队的。在一天的时间里，我们经历了春天和秋天，也经历了风雪弥漫的冬日；可是下得山来，气温仍然很高，我们又回到了夏天。

（本文引自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作者田国浩）

山 上 一 日

一天傍晚，我们连一百三十多个人在一个有着小松林的山洼里宿营了。把帐篷撑了起来，大家就燃起篝火，化雪水拌炒面吃。人们的脸越来越黄了。小李原来那胖乎乎的圆脸蛋，现在变得又黄又瘦。他一边烤着火，一边出神地望着矗立在前面的大雪山。我碰了碰他的胳膊肘：

“看么 吃饭嘛！”

“你看 雪山多好看啊！”

我仰头看去，只见白雪覆盖的山顶，被太阳的余辉映射着，闪着亮光。天空几朵白云，也被晚霞染红了，像画上画的，美丽得很，可谁又能想到这座大雪山会带给人们那样多的灾难！

第二天太阳刚出来，同志们便精神抖擞地向大雪山前进。

山上的积雪有的地方齐脚脖子深，有的地方齐大腿深，要是掉到雪窝里，整个身子都会被埋下去。我们的指导员和连长走在全连最前头。每当指导员爬上一个陡坡，就站住向大家喊：“同志们上啊 看谁先到山顶！”

晌午，从东边山上飞起了一团黑云，随着就刮起了怪叫的狂风。这团黑云越来越大，连山顶也湮没在云海里。暴风卷着积雪 刮得天昏地暗。一会儿 又下起了大雪 扑头打脸 简直

要把人埋住。怕人的狂风越刮越凶，雪越下越大，迷迷茫茫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清。后面的人只能紧能盯着前边的人，一步步向上迈。不管风雪多么大，我们总不能停，于是大家就手拉关手，连成一串，冲着从山顶倒卷下来的风雪，艰难地向顶峰攀登。

快到山顶时，风雪更大了。我的手冻僵了，腿麻木了，连冷带饿，浑身没有一点劲儿。脑壳发胀，耳朵里嗡嗡响。指导员右手拉着我，左手拉着小李，肩上还挂着步枪，吃力地领着我们往上走。忽然小李同志一下子倒了，脸同雪地一样白，嘴唇上没有一点血色。他慢慢地说：“指导员，不要管我了，你走吧！……”

指导员眼里滚出了两串热泪，但他还是安慰着小李：“来，我背你走。只要有我就有你，我决不能丢掉你，我们一定要去找中央红军！”说罢，他就蹲下来，背起小李，一手还拉着我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互相帮助下，终于爬到了山顶。

雪山向上爬起来困难，下去比较容易。好大的坡，一溜，一声就溜下来了。下山了，黑云也渐渐退去，在夕阳斜照下，这座折磨人的雪山又变得那样安静而动人。我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所支配，突然扑在指导员的怀里，激动地说：“指导员，我们到底过来了！”

（本文引自《红旗飘飘》作者李桂林）

收 容 队

天刚刚发亮，师里的常参谋长便带着我们连，向雪山进发了。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军后面做收容工作。

山上铺满了两三尺深的积雪，一脚踏进去，总要费很大力量才能拔出来。有的同志腿肚被锋利的冰雪划破了，淌着血；有的草鞋陷在雪里，再也找不到，只好光着脚走。

走着走着，气候突然起了变化。一股寒流袭来，汗湿的衣服顿时变成硬梆梆的，一迈步唰唰响，磨得大腿生疼。呼出的气也凝成白霜，挂在头发上、胡须上，我们都成了银发老人。融化的雪水冻结了，像层玻璃铺在路上，踩上去站不稳脚。有人滑下去，被什么东西挡住，起来再向上爬，也有人滑进雪坑，几个人合力才能把他拉上来。

这样一冷一热，跌跌撞撞，有很多同志支持不住了，晕倒在地上。没有倒下去的同志走上去，背起就走。的确，大家都这么想：团结一致战胜雪山。

我们收容队的同志背着体弱的战友，咬着牙一步一喘地向山上攀登。饿得实在挺不住了，就顺手抓把雪塞进嘴里嚼一嚼。可是山呢，还望不到顶。它有多高呀！我曾几次想把保存在口袋里的那块银圆大的干粮吃了，但每次总是这样对自己说：不到爬不动的时候绝不吃它！

忽然 山上滚下一个东西。越来越近了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人。我们连忙赶上去，把他挡住。那个同志脸上流着血，紧闭着眼睛，心口还有点热气。我们忙取出被单给他盖上。喊了半天 他才睁开眼睛 张着嘴说不出话。我们知道他是饿极了，班长便掏出一块干粮递给他。他吃完干粮 才慢吞吞地说：“同志，你们是哪部分的？”

“收容队。”我说。

“收容队？”他睁大眼睛 然后强支起身子 站起来就走。

“同志，一起走吧！”

“我不能跟收容队走，我不能掉队呀！他看了看我们 身子一摇一晃地走去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们终于爬上了雪山顶。白云在头上低压着，顿时觉得呼吸困难，心跳得很凶，简直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似的；头也昏沉沉的，眼前金花乱转，连站在面前的人也分辨不清。可是 我们心里明白：一定要赶快收容 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山顶上，掉队的同志很多。有的很快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；有的起来倒下，倒下又起来地挣扎着。我赶忙把没舍得吃的那块干粮掏出来，送给倒在我身旁的一个同志。那个同志接过干粮，可是他只咬了一口，又递给了旁边的另一个同志。这样，一块银圆大的干粮，传了几个人才吃完。

我们含着泪，刨开雪坑，掩埋牺牲的战友。大家都默默无声，心里十分难过。

这时，师参谋长要我们快把没牺牲的同志背下去。全连的同志 立即背起掉队的战友 向山下猛跑。有人实在没劲了 就抱着被收容的同志，顺着雪坡向下滑。山下气候好些，我们才

停下来喘口气。一看 衣服成了布条 胳膊上、屁股上都流出血来，被风一吹，像刀割一样痛。可是我们的心里却很高兴。因为，仅我们一个班就救活了七个同志。

（本文引自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事迹选辑》作者：肖新书）

翻越夹金山

我们红四团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后，乘胜向西北疾进，连续占领北龙坪、天全等地，6月11日下午，进抵四川边境宝兴县属的大跷碛。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，高耸入云的大雪山——夹金山，横挡住我们的去路。

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懋功（今小金）以南，海拔四千多米。山上白雪皑皑，雪光耀眼。从山下望去，像是用银子砌起来的，山峰被云层笼罩着，真有“不见庐山真面目”之感。

我们早就听到过许多夹金山奇险的传说，但是，哪怕它再奇险，我们也决心以前卫团的英雄姿态跨过去，为数万英雄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。

为了取得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，我们组织了几个工作组，深入当地居民访问。年长的老乡谆谆告诫我们：早晨、晚上切勿过山。这时山上大雪纷飞，寒气逼人，山岚四起，遮蔽天日。要通过，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，下午三时以前，而且要多穿衣服，带上烈酒、辣椒，好御寒壮气，还得拿根拐棍，借力爬山。

这时正是盛夏，我们身上只穿一件单衣。这里居民既少又穷，烈酒、辣椒无法买到，能找到的只是每人一根木棍。看来，我们只能以内心的革命烈火去战胜雪山的严寒，用手中的木棍去征服雪山的艰险。

我们把爬雪山将要遇到的困难详细地向部队作了交代，要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，做到爬过雪山不落一个人，不掉一匹马。战士们豪迈地说：

“乌江我们最先强渡，泸定桥是我们亲手夺过来的，敌人的层层截击都被我们突破，量这座夹金山也只能乖乖地驯服在我们的脚下。”

“强帮弱 大助小 走不动的扶着走 不能扶的抬着走 让每个战友安全越过夹金山！”

十二日清晨，在宏亮的集合号声中，部队从邻近的几个小村落向大跷碛村集结，进行翻雪山前的动员。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，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，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。随着“征服夹金山 创造行军奇迹”的口号声 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，像平地树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。

九时许，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旁的小路，向夹金山麓进发了。来到山下，气温骤降，脚下的路冻得梆硬，木棍着地发出“咯咯”的响声。我们一鼓作气，爬上山腰。举目环视，情景使人怵目惊心。左面是深厚松软的雪岩，右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，路中间是晶亮硬滑的积雪，一下不心就会滑下雪岩，越陷越深。先头班用刺刀在雪上挖着踏脚孔，后面的就手拉着手，踏着他们走过的脚印，谨慎地前进。行进间不时响起惊喊声，喊声起处，立刻就有成群的人用木棍、绑腿帮助掉进雪岩的同志往上爬。被救出来的人，很快拍打干净身上的雪块，又继续前进。

山上雾霾弥天，时浓时淡，人行其中，宛如腾云驾雾。山风卷着雪花，漫天飞舞。单薄的军衣，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，脸上、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刮着。我们浑身哆嗦，牙齿打战，就

是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 也无济于事。越往上爬 空气越稀薄 呼吸越困难。人们头晕腿酸，一步一停，一步一喘。这时候 要是有人停步坐下 就会永远起不来。因此 每人都拚尽全身力气，互相搀扶着，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。将到山顶，突然下起一阵冰雹，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脸地打来，打得满脸肿胀，我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向前走。

冰雹过后是万里晴空 阳光耀眼。到了山顶 举目一望 只见千里冰雪，银峰环立，除开山峰上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竖起来的“旗杆”以外，是一片琼玉世界。俯视山下队伍，像一条灰色长龙，蜿蜒而上，把这个一望无际的琼玉世界划成两半。此一情景真是：

天空飞鸟绝 群山兽迹灭 红色英雄汉，飞步碎冰雪！

山顶上的一段道路是曲折的盘道，绕着夹金山的主峰，蜿蜒而过。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紧张搏斗，我们全团人马都安全翻过山顶 无一掉队。下山时 已不像上山那么吃力 山歌声此起彼伏，荡漾山谷。战士们好像要让高傲的夹金山认识认识它的征服者的英雄气概。

（本文引自《红旗飘飘》作者：杨成武）

党 岭 山 上

到达党岭山下，指挥部命令我们兵站部，必须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半以前翻过党岭山，为部队筹备粮食。

早晨三点钟，我们从平均每人不到六两的粮食中取出三分之二和着野菜煮一煮“饱吃”了一顿。三点半钟大家借着残月和星光出发了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营，随后是骑马的轻伤员和抬着重伤员的担架队，一个紧跟着一个，踩着刺草鞋的菱角石，攀登着蜿蜒起伏的山道向前行进。

山谷里吹来一阵阵的冷风，沙石扑打着人们的脸，预示着一场风暴就要来临。眼前最重要的是和时间赛跑，按上级指定的时间翻过山去。否则，不但要饿着肚子在风雪中多耽搁一个夜晚，而且还将完不成筹粮任务。我不时掏出怀表，计算着时间和行程发出“往前传快走！”的口令。可是时间似乎愈过愈快，而行进速度却愈来愈慢了。人们的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，一双双肿胀的脚像穿了铁鞋，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气力。

说来也难怪，一个月来的艰苦行军中，同志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不曾得到一夜充足的睡眠。一个个饿得肚皮紧贴着脊梁，腰带已经收紧到最后一个洞了。人们边走边打瞌睡，肩上的东西和手中的“拐棍”不知左右调换了多少次，一个茶缸这时也觉得重有千斤。最艰难的要算担架员，他们双肩都被压得

红肿，可还得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担架的平衡，眼睛紧盯着前方，不能有半点松懈。这时，谁也不愿说话，唯恐嘴一张开，力气就会被风刮跑似的。“故事专家”老王和爱说爱笑的小通信员孙大刚也沉默了，只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息声。

“我知道孙大刚为什么不说话，”没等孙大刚回答，老王就抢着开口了，“他正在想家呀！”

这倒弄得我莫名其妙了：孙大刚这孩子，自从十三岁参加红军，从来没见过想家的话呀！孙大刚也愣愣地看着老王。老王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孙大刚看到党岭山，就想起他老家花果山来了。”张政委和我都笑了。

孙大刚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，一边笑一边追打着老王。后面的人也都凑过来听笑话。老王跑着还大声说：“人家孙大刚还要请他大圣爷爷用移山术把党岭山搬走，给后头的部队开路哪！”一时幽静的山谷里充满了愉快的笑声。

我又一次掏出怀表看看。张政委也正在给自己的怀表上弦，他那坚毅的眼睛里含着满意的微笑。是的，翻过山就是胜利！现在每走一步就接近胜利一步了。

忽然前面的人们骚动起来，接着传来使人震惊的消息：山上起了风暴！

霎时，只见从山背后升起巨大的土柱，遮住了太阳，狂风卷着积雪，积雪裹着沙石，像猛兽般吼叫着迎面扑来。人们牵着手伏在地上，背上背的茶缸被风卷起的沙石打得叮当作响，山地的中午变成了黄昏。

前卫营的通信员跑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山上起了狂风，许多同志被卷进山涧！”这个突然的情况，迫使我们发出了就地宿营的命令。